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灑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其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



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爲二子之所爲乎予觀江卽三峯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爲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必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頗有取於楊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推乎

詹應之三經

餘千詹應之自小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五

二

守策其言鑿又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畜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屢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九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

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久
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
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
圭拱壁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
焉繅襲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
襲也韞襲敗而冀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
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
非獨以畜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其實理之
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
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
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
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爾吾儒者
不顯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
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
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馬子以爲如何
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
之名谷自號曰震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
其銘之先主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

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
秘書卽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
非禮不動燕私儼各如臨君師朞功之戚下洎總麻
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若接物從
容和樂未始爲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
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懔然一日見謂
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
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
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
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後語言文字間故

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
于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
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
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
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
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
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
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
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
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

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盖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繫齋先生訓語

繫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也其

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 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
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
時事人多誦其濶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
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
不知有已訖戚始出閨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
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
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
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
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
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
錄訓語盖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
生沒盖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
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
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
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
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盖慙立者易能素
積者難捨故也傳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
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

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
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兼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
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
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
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皆如立直木於
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
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措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爲一

真西史集卷之三十五

七

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一大朋則士之相朋
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窺羣真可爲萬世法而

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
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
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
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

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討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歎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哉 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道 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頰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叅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節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姦慝雖 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 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真西文集卷之三十五

八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絕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

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卽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

直萬葉集卷之三十五

九

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大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立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恰暢奇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耶
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有罅焉如
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
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與於戒切
瑳琢磨相觀而善哉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
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更事纖微
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誑成
風平時號深交密游圍過鮮相窺警不惟無以成人
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迨仰前修可爲求嘅

夏宗禹悟真講議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十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
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
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
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
客不能從君從容容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謂人材
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
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
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
忠大孝不缺脩鍊而待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
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致也

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
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
公戲橋中邀高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
留茂潛樓賜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
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
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
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
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
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慙奪正大之情
不以私泪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攫然後有以勝此爾
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
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
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猶一董仲舒猶爲有見
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
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

勤拳駁惻百世之善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進而
文恭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
庶幾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
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阼哉拊卷慨然爲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
不可食息間亦不必晝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
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
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
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哀洙泗
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
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
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
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
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
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

也宜春采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畧用意美
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
題其未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
門閭越某年某月復 御宸翰書隸華堂三大字以
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
以翰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
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踈
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
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
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
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
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闔下里之氓有以至性
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 國初迄今
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之原莫尚於
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其斯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他未遑及獨推本 先皇遺志隆恩茂澤
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厯優而假之俾無
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

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既翁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登一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太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四

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卒有功元成間迨我 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 淳熙初入見 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志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

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爲弟兄雖顯晦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旣世秉鈞將漕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極民恤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肯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五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歆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在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自迓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至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斂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
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
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
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冰炭之不
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君子偕學焉其有
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不知其歸之一
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
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
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
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
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昭合又如
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
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
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
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
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
所能必然保精而畜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母傷其
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可
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
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

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

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晉情佛典而於此經尤

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
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
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
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
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
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
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
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柰何余嘗聞諸孟子曰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五

十八

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夫鷄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爲乎施存心
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
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
以移亂之以敬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
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
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
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
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
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

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
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
覩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
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其
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
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盖
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答也古今載籍
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

道雖遠而民之嘖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
也世徒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眇
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
天下實有是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
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
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
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
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
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
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

痛之可以哀析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
爲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對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
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
十五年汀邵劔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
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
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雲繼之浹旬之間瘴氣如洗
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
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五

二十

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
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二年
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
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
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
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
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
昔者帝王受命顯穹爲神人主既設爲公侯卿大夫
群臣群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
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

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
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
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九神之有功於人者
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
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沿循不
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
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頌之益得
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
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
當 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

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
必蕩蕩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
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暴傲化
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旱澇疝瘡有請輒應如
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
凜凜臣植祗栗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婁殫休應端格
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
庇吾土實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
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旒倪欽戴 聖天子
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求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僊人神農時爲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游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徹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曰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五

廿二

陰王殺故凡殘暴狠愎嶮巖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蘇父樂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群而不黨又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隱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權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叅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鶻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又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

畫必始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揚
公道德學問追媿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
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
體蓋其齊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
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從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
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
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鷺山柳水之勝侯
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其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五

廿四

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衆事也其才宜
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
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嘉其功而旌以茲士非私
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
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間蕪火殆徧方其肇靈
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
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
因之廣其所蒞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
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
君栗既誌其事其復推衍其說如此是是邦之人知

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
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
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
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屢盡寫
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
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
况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
坐竊寵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
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
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
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
亦竒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隴畝之間乎
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
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
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和為學工夫何以異

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
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握苗以助長適爲學
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序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
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旣又再侍于
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間公時年六十
五六鬢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
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番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
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

直西坡集卷之二十五

十六

亦深贊其言竊恥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
言從容請曰卿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
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
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
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汗習自中世後
寢不復行故 紹聖 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
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
前者言之易也因思 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
獨懇又以泰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
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

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
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燭以所刊家集來示反
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詎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感
月之不甯慨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
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葉賊犯
即武守臣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
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從容
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
安蓋其機神通晤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子
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
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
生之學也鄧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
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目之紹
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
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
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
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
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 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

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
中形外自不可掩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

東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既成有誣其門大庫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
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卽廳事言今觀其示
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
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太史公有言使曼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
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
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来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

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
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
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
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
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着
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
飲水之言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
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曩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
乎三山黃君羸甫擬作陶詩優繇澹泊味出言外蓋
所謂疊疊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
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羸甫其有
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子粵山之麓繇
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
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
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屈致家塾
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兕鞞言之次論
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志

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
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
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
人廣坐音吐清暢徐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梅菴先生
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
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
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
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干弔等將以君
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六

三二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
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
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
切切悁悁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
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
觀正父與愿讓二弟詩皆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
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大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廿六

四

從謙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妨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平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眊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求何夫人之傳凡為

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徃先生之門久矣孰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

真西山齋卷之三十六

五

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

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千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于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檗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檗之德亦敏士大夫用心當眡以為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六

六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蹇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為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而已他奚卹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為之也夫始進以

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
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隱
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其心而
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
今為燕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
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
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
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

真西文集卷之三十六

七

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
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
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
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
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
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
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
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
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
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身歟或者以戰陳非儒

百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爲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一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爲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斑斑見傳記間爲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藹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爲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復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矯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浦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克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子者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

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歎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論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六

九

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剪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君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耶君性歲多薄遊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樓泊山村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頓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

馬長伯靜收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夫又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廢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贈仲子納劄帛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爲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戒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

遽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鑑鍾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綱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 淳熙之盛

百篇文山集卷之三十六

十一

○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凋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卮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宰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和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饑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馳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粟疾如風兩公募民爲疆弩手射卻之繫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友蓋

祠公于安國畧以爲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
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旣偉然爲一
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由盡其當
嗚呼此其所以爲簡穆典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
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
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慨
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
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六

十三

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殺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
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
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趙
安業氏會公四世孫承直卽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
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
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盖理無窮學無止
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
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

時書也筆勢適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白書而篆之每歎息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末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

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末豐末上而歿七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宣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群和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斲剗棄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

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爲編福所移
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達之門
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
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
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
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
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
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
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
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
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
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
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

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直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六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

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
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
甫求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
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因靈根者誠之
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
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
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
觀審察充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
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湏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言寤
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任獨幹斗樞明
暮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更化初諸老聚
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
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
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
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

什寫出骨髓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瑣章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蔑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浚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砌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為主管帳

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飲助無遺方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賑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為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幙屬宣力者侯為最多說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採荒之事

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其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
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既錄諸本其益爲我序
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
去曠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
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
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畧
題于卷之末

題金氏步雲齋

金鷄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金氏步雲齋寔踞其巔
人物彬彬多自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創小齋其

直隸書卷之二十六

十九

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
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
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
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
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
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
也忠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
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
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籟雲

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
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宮都是春豈謂是和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發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
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
君克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
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
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
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

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
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
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
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
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燬
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
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即墜皆全昔漢唐之季盜
不入康成表聖之問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願
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
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兇不

盜賊亦知母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卽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

五西叟集卷之三十六

廿一

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悻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

決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示詔命當是時麗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翬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亦有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

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卽十有入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洶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昔負暄時掩關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

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卽十有入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簡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洶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昔負暄時掩關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

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遊從密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記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和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六

廿四

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又而弗舍庸知不詰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春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道法予嘗深
咏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詩而欽藏
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
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
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
受書也吁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
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
重事而可以不知乎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韞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六

廿五

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 吁歎
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
瑀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
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
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
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
集中斑又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
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
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
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

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候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柰何妾薄命端過竟寧前及諺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時不復起而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六

廿六

余闕茸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爲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爲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爲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顧弗思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出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爲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矣計吁使長源真能跨鶴食

沉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脩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清逸勉乎哉杼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未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

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賔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徃徃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晋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

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六

廿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群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鬣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

真西山集卷之三十七

乙

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脩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决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群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于鬚鬣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七

七

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窠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脩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
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
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
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誠而燕游
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
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
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
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
德業日以克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

心愈乎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
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
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
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
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
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
振舉群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其愚則願
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

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
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
婉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
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
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德德以剛明果斷為
本以含洪寬大為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
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劇之形弗露此允群情之所
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
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
矣故總攬權剛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

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晝視膳問安
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
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
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
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
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
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
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
曰夕惕四則曰自誡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
而自誡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垂矣以國公所處之

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
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
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
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祗畏宜
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
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
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
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
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
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十
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千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
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
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
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
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
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
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袿從善如流允所開陳
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

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龜勉效職有日子茲而未能
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
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
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宗社之所
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
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
過愚衷以千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疎之咎蓋
嘗熟思以爲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
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
文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
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
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
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
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
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
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
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
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
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

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當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于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脩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之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讲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傳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

忠孝可以裨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晏內侍言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誦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

○東西漢書卷之三十七

八

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母以逆耳而疎公是公非毋疑母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入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類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間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即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

某 區區朴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

九

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實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荅君相可以愜中外而庶幾乎述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無區區朴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

某職任勤誦恐負君相隆委

爲之惕然跼蹐無措切謂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磨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徃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知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

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印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
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
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
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
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
不勝惓惓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其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徃徃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

真西文集卷之三十八

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纒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為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

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
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臯過之又不足以其恩輕信諛
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
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
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
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
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爲
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
下結人心以爲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
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弟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
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
徒敢爲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
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
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勉其之區區以謂此正諛間
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
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
人有托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
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收賊骨
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爲敵

雖不殄絕之不巳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
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
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
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
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為得失
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知不
幸遇霧露死是 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
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
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
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
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辭辨必其
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霧
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
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若而深
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
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
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
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
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
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

安親王安則天人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
其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朝從列日夜惟思所以
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埃入見而首陳之
屬聆霄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
事者舟袞儼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
下之幸

上丞相書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其再拜上書丞相國公其竊聞之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
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八

四

義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
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史以求媚悅
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
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
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
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奇靡麗之獻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
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其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
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爲
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

既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
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
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
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
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教
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
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
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
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

知己者報丞相廢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
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
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
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
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
蓋自昔人臣居重佐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
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
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歛
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

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
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
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趙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
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
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
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
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
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
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
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

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
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
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
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
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
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
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狼狽焉以集衆思廣忠
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畫

言於幼宰賴諍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此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政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

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諂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佐禹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勸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

曲江公無能為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歲在作噩
尚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
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
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衷聖上亮其忠不以
為辜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其迂愚丞
相察之素夫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
覽而獨訟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初忠丞相之心即
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
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為
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
武侯之十二字錄不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
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
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瀆嚴尊無任震懼
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釵既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
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儻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
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
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各人之度是

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社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既盡遂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楊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

忘矜憐憫卹之意而其之迂愚自速謹答言者請加

竄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霽之行其之與魏首蒙前滌

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

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其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

心哉其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

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

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罾者然後可作宰相

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

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

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

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合真西坡集卷之三十八

十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其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

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已飛馳於

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歆亟

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

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

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

自故相顛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

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爲時而

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
首付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溥海
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其嘗竊謂大丞
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
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
得其不在斯乎其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
亦將馴致焉非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
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釣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
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
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
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檢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
四闢諛誦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
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
爰左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
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
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
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疆直自許者亦或
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忙以激
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遠忤不若承順其意

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又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群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群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関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王惡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顛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覲不問可知其爲權臣夫今上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

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人陵之苗來上固嘗欲脩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閔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歎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陲擾疇咨魁彥進長樞

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

幸蓋自遊魂之虜奸盟犯心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

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行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

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為強之勢今明公

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

區則以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

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

帥闡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

甚而偏州小邑徑中朝者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

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塗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

而後已情意不淡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

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

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

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

之張仲表秉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

西必呂申公志仇協濟用能卒服憂羗張忠獻以相

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

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庶乎克成厥

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

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
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
人所共知者徃徃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
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
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
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
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
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
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
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
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
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
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
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
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
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
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
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
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
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

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和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和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懷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

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輒之爲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中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

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
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八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文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又
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末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
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
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
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
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
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
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
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
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
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劭非以筋力爲禮之
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
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
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畱止蕙甸
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歆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
待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